



愛的紋波

— 之 書 叢 斯 佛 委

維 多 里 亞



AG
I246.57
350



3 2173 9862 1

委 娜 斯 叢 書

委娜斯之委娜斯和邱辟特

委娜斯 (Venus) 是周比特同水氣的女神狄恩 (Dione)

戀愛所生的一個女兒，她是一個司戀愛，美麗，歡笑和結婚的

女神。她有很多的從者：有四個美麗的荷萊 (Horae) (即四季

) 她們是周比特與正直之女神底美斯所生的產兒；又有三位仁

慈 (Cherites) 的女神，她們是周比特與優麗農 (Eurytheme)

所生的女兒；還有「愛的欲望」之神喜美洛斯 (Himerus)，

「愛的協和」之神波助斯 (Patros)，「愛的柔語」之神修特

拉 (Sadalela)，及結婚之神喜曼 (Hymen)

所以，我們可知道了，在委娜斯所領管的宇宙中的一切的東西，事情，都是美麗的，歡笑的；生存在委娜斯的溫柔撫慰，歡顏微笑中的人們，也都是幸福的，快樂的。——夠了！我們所以敢胆大的把這偉大的女神的名字委娜斯，來命名於這部叢書，也就是因了這意思啊！

委娜斯她的第二個兒子叫個邱辟特（Cupid），成爲司愛之神。他沒有長大，始終是個生着兩小翼的小嬰孩，帶着愛淘氣的癖，常在外面浪遊，遇到他高興時，便把手中執着的箭，射中在一對男女的心中，被射的人，就在心中相互生有愛芽情苗，然後再由委娜斯去管理他們。這樣，邱辟特，到是他母親的

先錄了！

因此我們就借用這故事，在讀者還沒有詳細看見內容的時候，可以先閱讀這邱辟特之箭，對於全書便可細略的知道了！

——青春出版社——

委 那 斯 叢 書

邱辟特 Cupid 之箭

神祕！不可思議！

一個青年的男子，愛上了一個妍麗俊俏的侍婢，但是那患有殘疾的女主，却終日的思想那男子而成了不可藥救的病。

男子竭盡了腦汁，運用一個奇妙的方法，寫了一封求愛的信給侍婢；可是那女主竟因了這忱悃懇摯，情意繾綣的信而痊愈了危症。

男子欣快的娶這侍婢了！女主歡喜地嫁那男子！醫院中慘澹的病房中，一個面容憔悴病骨支離的侍婢，在悲啼哀泣。

侍婢死了！然而她終於在她玄空的幻想中獲得一個滿意的丈夫，所以在死後的嘴角邊深留下一個微笑的痕跡。

「受了金錢的恩，應當把愛情作酬報？」這是在裏面詳細地用神祕不可思議的方法在討論着。

——青春出版社——

波
紋
的
變

波紋的愛

章月侶

「嗚小姐：

我很知道你接着這封信的時候，一定那驚奇和憤恨會立刻在你的心裏發生出來的！所以我在這個時候，一顆心是深深地、在恐怕和憂慮着，你只要看我的字，寫得如此地不像樣，也可知我怎樣的在這裏手顫了！

不過或者這是我的過慮也未可知，因為我每天在你的樓下經過的時候，我總細細的留意着你的神情；如果不是我的主觀太深的話，那你的對我，一定不是和平常的陌路人一樣

的：是嗎？對嗎？我但願我的理想是沒有差！

呀！我只顧着這樣說閒話，連帶我的姓名和其他一切還沒有報告你哩！真是笑話了！——我姓楊名叫少範，也就是每天要在你的樓窗下經過兩次，享受你兩次的使我感到甜蜜而舒暢的人。——我原籍是浙江的金華，因為要謀切實的救國起見，所以現在投身到了軍界裏，當一個小小的軍官。這次奉了長官的命令，同着許多的同志們一同駐在這裏！

呀！一鳴小姐，我不怕你要怒我的唐突了，我想至少是我單方面對你是有些緣分的了，不然爲什麼自從那天無意間一見到了你以後我的心我的魂，像就飛進了你的窗裏去一樣

呢？但是我不過是個寄居在這裏的一個無名的丘八頭兒吧了，我那裏有接近小姐的可能呢？然而我的心却總不能由我作主的平靜下去。於是我就設法探聽，探聽的結果，方始約略的知道了你的大名，和你的歷史。

真的，不是我故意說些動人聽聞的話來在你面前自高身價。的確的，我的朋友都說我是很富於慈悲的同情心的，所以自從我知道了你的歷史之後，益發增加我的對你的用心的力量了！因為我對你的身世是異常的憐惜，對你的爲人，自然是格外的欽佩了！所以我現在忍不住要這樣的冒了大險的寫信給你的動機，也實在爲此。一鳴小姐，你可以把你的驚

奇和憤恨減輕些成份了嗎！我是切切地盼禱着你的！

好了，我不敢多寫了，——但是希望能夠一封回信的心，却很在戰勝了現在的恐怕和憂慮而蓬勃地生長着！我敬佩的一鳴小姐呀！我接到你復音的福份，究竟有沒有呢？我只好在這裏苦苦的等着你的批判吧！好了，那真的不寫了！祝你

永久健康快樂！

楊少範冒昧敬上。

『通訊處，本埠革命軍第十九師司令部祕書處交。』

這的確是出乎意料之外，所以一鳴等到讀完這信以後，不禁就把個身體倒下去倚在枕上呆住了；固然心裏很恐慌，因為

少範還是和她從未交談過的陌生人，就這樣祕密地接受他的來信，如果給旁人知道了自然是非常方便；況且自己的地位和環境，又是這樣的不能和別人一般自由和稱心的。

但是她究竟已到了要和異性發生關係的時期了，漂亮的青年男人的印像，已經很足以在她素潔的心板上刻了深刻的留着的了；況且和他又曾經經過了半月的非正式的接觸了，在這半月之中，可以不用諱言，在她的心上，的確是對她着實有些意思的了，——就是爲了自己的地位和環境，以及和他不過祇是眉目傳情的陌路人，連他究竟是個什麼人也沒有知道，而沒法正式通情的關係，所以正在暗暗地苦悶；現在，現在居然會這樣

他來了一封信，而且這信的內容，又是如此地充滿了他的溫柔，恭敬，誠懇的，在這信裏，自然是很可以知道他的對她的一種熱情了！

這又是在她二十一年的生命史中第一次發現的，——接到一封一個漂亮青年男人，給她這末一封熱情的求愛的信。猶之一個村姑，只有荆叉布裙的村姑，突然得到了一件絲織品的衣服，即使她不在面子上表示，然而她心頭的快樂，總是自己也捺不住要發出來的。

但是她究竟還不知道應當要怎樣的處置？無可奈何，只得一遍遍地讀着；不料每讀一遍之後，她的胸腔裏的火焰便似乎

增高了些，終於燒得她失却了自主的能力；很決斷的在床上突然坐了起來，但是又慢慢的走近了書桌邊坐下！雖然把信紙和筆墨都已替自己預備下了；但是突起的遲疑不決的心，不覺又把她的手的動作阻住了！

『寫吧！決計動手吧，天下事只有任着自己的心所要做的做去，才是適意的，暢快的。恐怕更是不應該了，因為自己既然認爲在一切上都可以做的事，而勇敢地去，這才是人類應有的精神，我決計本着我的精神，做我所要做的事吧！』

於是她寫復信給他的心，就在這一段思想裏決定：

『少範先生：』

你可以放定了你的心，預備快活吧！因為我現在已經遵從了你的命令，把你所希望要得到的復信奉上了！

我是無限的快慰，無限的感激着你，因為我是個絕對的被人類的幸福裏遺棄下來的人了，只有孤零的淒涼來給我接愛；現在我就不必顧忌的照着我心上老實地說吧：自從那一天起，我在樓窗上看見了你的；而你又向着我呆呆地望，微微地笑着的那一天起，我的心腔裏，真使我感到奇怪呀！因為好像是立刻被一般無以名之的火燃着了似的，又好被一件什麼東西坎進了心腔似的；我的確絕對的不比尋常的心了！

但是，過後一想，却又特然大變了，我的心又從高的熱度裏，突然的陷入了極冷的冰窩裏；咳！少範先生呀！在你的心裏，也能想得到我的所以會這樣變化的緣故嗎？——這無非是因爲了我的身世呀！因爲像我的這樣的身世，要在愛的路上走是不可能的，即使人家對我會在一時內心動而注意，但是只要他知道了我的真相之後，便立刻會把我被愛的資格，被取消的；所以當時我想到了這一點，就忍不住的黯然傷心起來了；所以，少範先生，今天這封你的信給我接到的時候，我，真的，我幾乎只當是在夢中的事情呢！少範先生：你的這樣對我，你想吧，我還能不感到是絕大的榮幸，無限的

快樂嗎？

但是，如果你不會批評我是不近人情的話，那我的心裏總不能覺得是十分的妥善的，因為我究竟不過是這樣的一個苦命女郎吧了，雖然我是十二分的感謝，對於你這樣的盛情相待；然而爲你着想，你總未免太不值得吧！咳！少爺先生！可憐我寫到這裏，我的心是又在被辛酸所淋洒着了！我的心是亂！想我吧！因為我想暫停一停筆，過一回再接着寫吧！』

的確的，她寫到這個時候，她的兩眶的淚兒，是不受使喚的想要流下來了，於是就放下了筆，橫下去，在枕上不動不聲

的呆着，儘被那冷得澈骨的冰水，點點地滴在心頭上，而淚珠也終點點地滴在枕頭上了！含着了眼淚，不禁又拿起那封寄來的信來看着，等到看完，心頭不覺又微微地熱了起來『我是很富於慈悲的同情心的，』因為我對你的身世是異常的憐惜，對你的爲人自然是格外的欽佩了，』她看到這幾句，她想到這或者不會是他的絕對的敷衍之辭的；那末，現在還如此的情形，不也是徒然的了嗎？的確是不必的了！因此就把淚珠拭去了，仍舊坐了起來！心裏是很想把那未完的信續完的！

『一鳴姐！鴻小姐請你過去』忽然那小丫頭名叫做小蘋的對她這樣說。

「她醒了嗎？——你先去關照她，說我馬上就來了！」

於是她就把那封信藏在衣袋裏了，那未寫完的信也歸入了抽屜裏。她又在鏡子面前，把被淚痕所弄髒了的面龐，重新洗過勻上了些脂粉，在枕上弄亂的頭髮也梳理得和原來的一樣了。然後匆匆走出了這間她自己的臥房。

不過只隔着了一間小小的中堂，對面又是另一間臥房了，內裏的布置，似乎比較她的要在精美上勝過些；但是現在，這一個精美的房間，却和平時的有些不同了，因為全部都陷入了病氣氳中了，所以油漆得很光潔的中國式桌椅呀，以及牆壁之上的清清地幾幅書畫呀！……等等，在現在這個不良的環境裏

，也都濃濃地罩上了一層淒然之色了！

靠正中的，對着外面一排八扇玻璃窗的，是一張中等考究的床，床上白淨得足以耀目竹布帳子，是沈沈地垂下了，因此，似乎更是增加全室中的沈寂的程度，唯有帳中時時在發出的顯見是一個女子的微微的呻吟，和深深的歎息，却很可以清越地聽得出。

那一扇仿了西式做成的房門，忽然在「呀」的一聲裏，開了出來，在門外走進的就是那位被請而來的一鳴了！

「是一鳴嗎？」帳中聽得了，很急切地問。

「是的，鴻姐，你醒了！恕我！我偷着出去一回！」一鳴

不覺帶快了幾步，上去揭開帳門，然後在床沿上坐下。

「這有什麼呢！這幾天本來也累得你夠了，是要你多乘機去休息，才是道理哩！」

「你現在覺得如何呢？心口上能夠適意了些嗎？」一鳴一面握住了她的手，表示出她的溫存體貼來！

但是睡着的她，所還報與她的，却是一個不聲不響，而面上反而浮上一層很顯露的淒苦之色；雖然病人有這樣的情形，也是很平常的事，但是現在她的如此，的確不是神經過敏的人才會覺得是有些特異，所以一鳴看到了眼裏，心裏不禁也暗暗地異常的驚奇，正在突然給她一呆的當中探討這是爲了什麼緣

故的時候，忽然她兩行比較得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淚兒又流了下來了！反轉握住了一鳴的手，重重地握着，把自己的身體也向外移出了好些，靠近了一鳴，聰明的一鳴的兩道目光，一望而知她或者有些很要想說出而又感到難於啓齒的話是梗在她的喉間。

「鴻姐！你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好過呢？儘管明白的說出
來好了！讓老爺和太太可以替你請醫調治；況且據已經
請來過的醫生的報告，你的病也不是很了不得的，只要
靜養着就沒有事的；所以你萬萬不必這樣的悲哀自苦，
也切不可如此悲哀的呢！」一鳴出於真誠的這樣安慰她

「咳！你說的話，我也未嘗不懂的，不過，一鳴呀！我的心，你實在還不知道呢！咳！我……」

她在這我字之下，不覺又停住了，似乎的有些難說下去的一般，而且在濃濃的悲哀裏，還夾進了些難爲情的意味，因爲她的面上也有些紅了出來了，一鳴看着這樣的態度；自然要知道她心事的究竟的慾望，不覺更是加增了程度，那末她既然似乎爲了難爲情而不說的，自然設法免除她的難爲情，使她可以放胆的暢快的說出，是一件應負之責了！

「鴻姐！一直到現在，你和我的當中，可說是從沒有過什麼來阻隔過，天下真正的知己，的確唯你我兩人可以

當得起這句話，我是深深地自信着的，但是你也以為是對的嗎？」

「這還何用說得呢？莫說我倆兩個當局，就是我的父母以及其餘凡是知道我倆的情形的人，也誰個不承認的呢？」

「那就很好了；所以我敢請你，——我知道你現在的心中，或者一定有一件什麼足以使你不開心的事情坎在裏面，那末我倆既然是這樣的一個知己，你又何妨說給我
知道呢？」

病着的她；被這幾句知心着意的話，就好像把她心頭的鬱

結給她解開了不少，而同時非常的感激她的意念，就乘機襲進了她的心房。兩手重重的把一鳴拉着，於是一鳴立刻就明白，這意思是要自己也倒身下去，和她同睡的緣故，一鳴就依着她，真的在她身旁倒了下去，和她並頭睡在一個枕頭上了。

她倆雖然是由她倆的長者給預備下兩個臥室的，但是在事實上，她倆同在一床睡的次數，實在占全部的黑夜有十之七八的。——這也是她倆在經驗中得到的，她倆覺得凡是在平常的相對裏所不很講得出的話，往往在黑夜的被窩中，是能夠暢言無忌的！——所以她倆今天就沿用這個故技了，雖然還在白天裏，也只好將就了！

『鴻姐！那你好講了吧！』一鳴給她把被頭蓋好了，催着她。

『……………』她總覺得難說，所以還是頓了多時，然後鼓足了勇氣開口。『一鳴！現在我所要說的話，如果是給旁人聽得了的話，那我的人格和身份，便一定會立刻在他們的心目中，非但是降低而竟至於消滅！所以我思想後，唯有你，因為我是知道你是個與衆不同的人，對於我的心事，是不會認爲不道德的，所以我敢說。——其實這件事，或者在你的心中，已經有些影蹤，也未可知。一鳴！還是由我老實些明白的說吧！就是那一天，

我和你在沿街的樓窗上閒眺的那天，在我們的窗下，不是有一個穿着軍裝的少年曾經在走過三四次的嗎？不是每一次的走過，總雙目瞪瞪的望着樓上的嗎？而且在最後一次走過的時候，不是還向着上面一笑的嗎？——這一笑，一鳴！或者你是沒有覺得，但是照了我的心靈上的感覺，知道一定是對着我笑的呀！我和你是不必再顧忌的了，他的這一笑呀！我總覺得在我這一生所看見的笑的當中，的確最美妙，最足以動人心魄的了！——老實說吧，我們的確已經是在這麼相當的年紀裏的人了呀！大概你也不用諱言，自然在有些時期裏，對於異性者

的身上，總不免會發出些玄想來吧？何況坎入在我的腦海中的又是如此的一個他呢？更何況他還顯明的對着我這樣地一笑呢？真的，一鳴呀！我在那個當兒，我自己不能做主了，大概我的心是的確像我們平時在小說中看見描寫的一般是已經飛向了他那邊去了，雖然他以後沒有再來走過，但是我的希望再見他的心是何等的逼切呀

！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的時候，實在大概爲了太興奮了的緣故吧，所以就喘息着而讓發言才時停止一回。——這時的一鳴呢？在起先就是還沒知道她究竟要說的是什麼話的時候，固然的

確是提足了精神在準備聽的，可是等到她所說的有些聽得了頭緒的時候，那心的每一個細胞，不覺都因爲了突然受到了刺激之故緊張起來了，而且還在她的每一句話上都增加了她的發呆的程度。——這事的確是有些給了一鳴一個很大很大的懷疑了；因爲她現在所講的一番說話裏的情形，一鳴都是在場的，那個軍裝少年的向上一笑，在一鳴的感覺上也和她一般的知道誠然是美的，誠然是異常的足以動搖少女的恬靜的心；但是這一笑她是說是對她的，而一鳴又明明以爲對着的，我呢，固然現在已經接到他的寄來的一封信了，是可以證實使他注意是我而不是她，她是弄差了，她上當了！但是再退一步想，常在人

家的閒話中可以聽到，知道現在的青年人雖然侮辱女子和玩弄女子是不應該的一話，時常會得在他們的嘴裏說出，然而不過是這樣空口說着好聽好聽，而事實依然是不堪聞問的，實在還是有不少存在着哩；那末今天的我倆，或者也是受到了愚弄了吧？明白的說！我是接到了他的信，而同時在她處也接到一封信，那是亦未可知的。再進一層想到，她突令人來叫我，我來了，她又恰恰談到這麼的一件事，和我接信的時間，爲什麼竟會如此的巧合呢？這不是明明在這時也有了消息的緣故嗎？於是看她下面究竟再是怎樣的說吧。

『那末以後再是怎樣的呢？』一鳴因爲急欲知道自己的推

想到底是否之故，所以也不顧她的還在喘息和說不動的苦惱而就追問。

『以後……』她勉強地忍着疲乏。『我雖和你離去了那窗口，而終至於走下了樓了，但是離去的走下的不過只有我的一個軀體，至於我的心和全部的靈魂呀！一鳴，你不要笑我！我一直到了夜深上床睡覺，實在還是牢牢地掛在那樓下的街心裏他走過時的身上呢！所以我在每天的同一個時候，——在這個時候，不知你也有些覺得奇怪否？——不是我總要拉着你照樣的到那樓頭去閒眺的嗎？果然，我當時是何等的快樂和得意呀！我幾乎是什

麼都忘了沒有想到，見他居然還依舊的來走過的，還依舊望着上面微笑的；我於是確定了我的心對着如此的顛倒着，不是徒然，不是落空的，他實在也是有意了我了。

一鳴，當時的你或者是絕對的沒有知道我是有了這麼的一段祕密了，可是我雖然很想告訴你，不過總被我的處女的濃厚的羞恥所硬阻了，終於未能出口。」

一鳴的心越發增加了顫動的力量了，因為也接到了信的、句話；還沒有在病着的她的嘴裏說出，所以漸漸地有些確信她是弄差了，軍裝少年的心目目標是一定射着我自己，這是一封信可以證明的。——突然一鳴又想到了，連忙發問，因為這

一問，是立刻可以把大疑團，輕輕打破的。

「那末，鴻姐；你也已經知道了他的姓名了嗎？」

「這我那裏可以知道的呢？我又始終和你在一塊兒，你自然會得知道的，我既然沒有單獨出外過，我那有探聽他的姓名的機會呢？而且就是爲了這個，我在盲目的空歡喜了之後，却覺得大大地失望起來了；固然我要知道他的姓名和關於其他的一切，也並不是什麼爲難之事，因爲我是絕對自由的身體，我要設法出外和他面談，是可以辦得到的，只要我不顧忌旁人的物議好了；但是：」

：」她的突然又興起了悲哀掉下了淚了！「我是這樣的

一個特別遭天所忌的人，他自然還是沒有知道的，那末我如果和他見了面之後，我的這副怪相，不是就會得完全給他看破了嗎？那末一鳴呀！你設身處地的想吧！他對着這樣的一個怪相的人，還會依然是把他的心，着落在我的身上嗎？咳！一鳴呀！我一想到這點，我……」

她於是出聲的嗚咽着，自然她此時的失望的悲哀，已是填滿得她的心腔裏是一些的空隙之地也沒有了。

『鴻姐，我看你是大可不必如此的自苦的！我以爲：如果他是的確了解戀愛的真義的，那末自然應該知道愛是不會有目的的，心裏有愛便愛了：什麼因爲容貌的美醜

和學問的高下而再定愛的去取的是都不能算愛的真價值的，所以鴻姐，你放心你可以暫時的把悲哀燬滅了，不妨我和你來討論一辦法去實驗一下再說；如果這試驗的結果，我的猜想是失敗的，那末你也就可以不必再如此的對他去癡心妄想了，因為就很可以明白他的心是在你的色字上用的，這種人又何必去和他談什麼情，論什麼愛呢？他根本就是沒有價值的了！」——鳴雖然自己也很知道這些話是說得很免強的，但是又不得不這樣的安慰她，因為她的確是太可憐了！果然她的答語是：

「咳！——鳴！我很明白的，這不過是你的免強的安慰着

我了吧！就是我，自信也不是個不會爲人設想的自私的蠢物，看他那個樣子，的確是一位英俊的少年，而且在軍界裏也決不是個碌碌之輩，那麼如果即使你的話是對的，然而我如此的一個我，萬一天從人願，我的一切都如意了，但是以後是否還能繼續的得到他的歡心，恐怕是很難靠的了。因爲我的這樣的怪相，無論如何總是在他顏面上是有關的吧。以後人家對於我的批評。對於他的說笑，那裏能避免呢？這樣的情形，經過得長久了，恐怕決沒有那樣的能忍的人，還會對我不生惡感吧？——而且因此我又推想開去了，他固然一定是如此的了

，那末其餘的人，當然誰都難免是如此的，所以我的身世，噫！一鳴呀！總是完的了，噫，我想到這裏，我便什麼希望都消毀了，我在現在的這個世界上，凡是人類所共同有得享受的一切幸福，我是什麼都不能有份了，除非是轉了一個世，——噫！一鳴！我現在是病了，這病的來源，在現在自然你也可以知道的了；但是我的父母，他們，只知我的病，而不明我的什麼病，和爲什麼病，但是我的心裏總難儘着這裏地苦悶下去的，所以只得來和你談談！』

她說完了之後，一鳴的胸前的衣服上，已經弄溼了一大片

了，因為她是埋頭在一鳴的懷裏，不住的嗚咽着，就是自己呢，心頭也是亂得異常了，如果就把自己的情形告訴了她吧，那麼此事的真相，自然是可以立即大白，那末現在已經是爲此而病的她，不是平白地更要在她病苦的心田，增加了悲哀的刺激嗎？更何況自己的確還有些不願意呢？如果就這麼在暗裏只顧進行自己的，那雖然不是奪人所好的，然而自己的生命以及一切的幸福，還都是她們所賜給的哩，於良心上，究竟又如何說得過去呢？

自從這一次以後，可憐一個剛剛可以嚐得些人生的真正滋味的一鳴，在一轉瞬間，便深深地陷入了進退不得的爲難裏了

• 所以在三四天內，她的未完的信也終未曾能夠再鼓起勇氣來去續完而依然還是攔在她的抽屜裏——這些呢，比較得還不是最使她難堪的哩，倒是她的病在漸漸地加重；那末自己既然是受過她們那麼的大恩的，在可能的範圍裏，如何可以不設法援救她呢？噫！這時候恐怕全世界最感到困難的人，或者是要推我們這位可憐的一鳴了吧！

★

★

★

★

在距離現在十六七年的時候，一鳴是住在另一個城裏面的，——離開她現在所居這城裏約五六十里路哩。——她住在那裏的時候，過的也是生活很適意的一位女孩子，因為她有很慈

愛的父母，美麗的姐姐，中人以上的家產，可以供給足以滿足六七歲的女孩子的須要；但是宇宙間是照例不能有使得人的美滿持久的，她雖然還不過只是小孩子哩，也居然不能避免被天奪去幸福的遭遇。因為在有一年的初冬，爲了軍閥們的自相殘殺，竟使得她的全家在烟火鐵血中，弄得全部都破滅了。——她家裏所有的資產，並不是像一般的地主一般，夠什麼一千和八百的田地的；所有的，全部都是預備在商業上活動的現款，自然更容易惹起丘八們的愛好。因此根據了『象因牙而死，鹿以角而亡』的原則，自然她的父親也就遭到了殺身之禍了，最不幸的，還有她的一位美麗的姐姐，也就在這個時期裏，因爲

要抵抗丘八們去蹂躪她的貞潔的身體的緣故也就在他們的鋒利的刺刀尖上喪亡了！於是等兵禍平靜之後，所以遺留下來的，只有了一個母親和她了。但是家產已經弄得精光，已經不能再養活她們母女的了；她呢，固然還年幼得不能有作事生利的可能的哩，就是她的母親，又是個舊式的未曾學過生利技能的婦人，外加心裏還在深深地悲痛着丈夫愛女的慘死，自然也影響到了她的身體上的健康了！——在經過了很多的計劃後，才決定了最後的一個認爲最妥善的辦法，就是想去投奔她丈夫的姊姊那裏去，雖然也明知她丈夫的姊姊，着實有些像衆人傳說的珍珠塔中方卿的姑娘差不多的情性，但是在這日暮途窮的當中

，似乎也不得不忍着爲難而前去一嚐試了！尤其是爲了一鳴，因爲現在她和丈夫所遺留下來的血肉，只剩了這一塊了！以爲到了那裏，至少那姑娘對於姪女，看在她自己弟弟的份上，總可以略加垂青的，因此帶着她，負着病而動身了！

不過，如果在平時，她母親有了這樣的病，是只好安靜地在家裏謹慎的延醫調治的，現在這樣困苦的情勢之內，是勢所辦不到的了；而且更因在這個戰事方完，一切的交通不能恢復的時期裏，要出門去是非靠着兩腳的行走不可的，何況即使有了交通，她倆也沒得錢呢？

我想誰都是曾得了解她倆在路上所遭的是真正的可憐的本

是豐衣足食的人家的太太和女孩兒，現在帶着病跋涉在路過那行乞的生活，自然在她倆的精神和肉體上，都是受到了劇烈的痛苦了！她母親的病體，也自然只會一天天漸漸地趨入危險的不可收拾的境地裏去了。

在三四天之後，方才在猛烈的痛苦中，硬挨到了，一個鄰縣的城中，這時候，這個城中已經全部的陷入了寒冬的初夜的迷茫裏了，所以全市上每一家的大門，都因為要抗拒寒風的襲入的緣故，所以大概是緊緊地關上了，就是平時在這當兒還應該要等待主顧來臨的店舖，也因為鄰近戰事方完，難免要有意外的危險遭到，因此也就早早的收市了。

滿街裏都黑黢黢的，不見一個人影，祇讓那乘機得意的寒風在暗中猖獗！而她們母女倆的走到，恰巧在這個時候，所以她倆預定以為到了這裏可以向人家相商一些熱水喝或者殘飯吃吃，甚而竟要借宿一夜的計劃，都是辦不到的了。加以她母親是已經被病打擊得連坐也坐不直的了，自然不能再一處一處一家一家去懇請的了。

不得已，就在那東市稍的街房的一家中等以上的人家的住宅門前階沿石橫頭坐下了；但是這冷冰冰的硬硬磚石當然已經是很不適宜於負病的有年紀的她的母親了，何況再有那樣康健的身體也難當的冬夜寒風在四面的侵襲着呢？所以在今夜

還不過度過了十之六七的時候：

『一鳴！我……我不能……再顧你了！噯！……你以後：

……』她老人家知道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在終了的時候了！所以用她那兩條瘦得比枯枝還可怕的，臂膀圍了一鳴，這樣斷續地哀鳴；雖然不過七八歲的一鳴，但是天所賦給她的聰明的成份，大概是要比旁的小孩來得豐足些吧！所以她一聽到她母親的這幾句在她老人家口裏所說過的話便立刻知道將要有一番更難堪的痛苦，要來給她接受了！她的母親或者又會要和父親姐姐一般的離開這人的世界了！但是她無可奈何，只是把她兩隻餓瘦了的，被寒風吹冷了的小手捧住了她母親的只有皮包着骨頭的

兩升面龐，什麼話也答不出來，連帶最低的限度，就是應該流下的眼淚也流不出來。

她是還以為母親或者還有別的話會對她說的，她儻是等着；等到她母親始終沒有再開口的時候，而她孩子的意識薄弱的腦海裏是以爲她是睡着了，因此索性，就不响了，省得要驚醒；母親的鼻息聲的不聽得，她也想是爲了寒風所吹散了的緣故，所以心也定了，而且也漸漸地入夢了！

在不知已經經過了多少時候的以後，她的濃睡還正想繼續的時候，她忽然被許多人的嘈雜聲所驚醒了！——她是再也沒料想到的，就在這輕輕的一睡覺之後，她的身世却已起了個絕

大的變化了，因為她的母親是確實已經停止了生命的進行了，她也從此做成了實足的無父無母的孤兒了！而且在在這樣寒冷的早晨就已經起身的許多人，他們的環境和生活，也不過比她們母女倆的稍為勝些吧了，所以他們的到這裏來嘈雜，也無非是趁着高興來鬧鬧而已；至於要能夠替她倆辦理善後的，却是一個也沒有。的確是再可憐也沒有的了，一鳴在父親和姐姐死了之後，她母親那樣困難地料理一切的時候，她是已經看見的了；現在這困難却要輪到她的身上來了！這如何不使她為難得只好哭呢？而且現在是在異鄉客地，環眼一看，一個個都是不關痛養的陌生人，她又不知要怎樣的去向人家哀求，得到人

家的哀憐而助她！她只有哭，爲了一切事情的無法辦理而恐懼的哭，爲了母親的慘死和自己的苦惱而傷心得哭。

『你們在這裏鬧着的，究竟是什麼事？——呀！這兩個是誰呀！怎末在這裏的呢？』

一鳴正在哭得行將要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忽然看見那所住宅的大門開了，走出一個是下人模樣的人來，他還沒有把他外衣的鈕扣鈕上的時候，就開口在這樣的問，在他問完之後，就有看客中的另一個人代她答道：

『這裏是兩個女叫化，而且一個年紀大的是已經死了，所以我們都在看着，她倆真可憐呢。』

『真的嗎？』那下人說着，就走過看了看；『這便如何是好呢？讓我去告訴了主人再說吧。』

他說完就匆匆地仍舊向着大門裏走進去了。這時候看的人也來得又多了不少了；那個代她答話的人又走過來對着一鳴，用了他熱情的神氣道：

『喂！我先關照你一聲：這人家是姓潘，他家是很有錢而且待人很好的；現在他已經進去報告了，停回等那位潘老爺出來的時候，你可好好的哀求着他，他一定肯幫助的。』

一鳴雖然不知他所關照的話，是否確實，但是他能夠來關

照，總在一般的人中是比較的是熱情的，所以就很柔和的答應而並且稱謝了。於是其餘的人，見她年紀雖小却能如此的有清頭，也就生了哀憐她的心，都上前向她探問一切。

大約又過了半小時的光景，大家都在說『潘先生出來了！』『潘老爺出來了！』一鳴向着門裏一望，看見走出來的是一位年約三四十歲的身上穿得考究的男子，由前面剛才已經出來過的那個下人領導着。那他走出來之後，就把一鳴叫了過去，向她探詢了一切，一鳴也很流利的對答着！

這真是一鳴能夠處處得到幸福的天賦獨厚的長處了，現在那位潘老爺，也居然因為了她的對答的不像別的小孩了一般而

很歡喜了，而且拿出錢來替她料理母親的身後的心，也就在這歡喜中而決定！

好了，現在她的母親的一切事，總算那位仁慈的潘老爺替她雖然不考究，倒也應有盡有的辦完了！這時候所無法可想的只有她自己的未來了！

幸而潘老爺因為了她也有清頭之故，似乎覺得留她在家裏暫住幾天，後再送她到她的姑娘家裏去是倒也很有趣的。因此她又得在潘家多度得幾天的寫意生活！——她的確是個很有智慧的小孩子，因為她在潘家的時候，她已經很能夠觀察他家的情形了，據她觀察所得的，知這他家是很少人的，潘老爺之

外，是一位潘太太，她也是和她丈夫一樣的能夠把溫和可親的態度來對待一般的人的，所以一鳴登在那裏，也很受到她老人的優待！——此外還有一位也是和一鳴差不多年紀的女孩，因為潘老爺夫婦他們都是非常愛護她的，所以料定是他倆的女兒！不過這小孩子很足以使得一鳴覺得奇怪的：就是她一天到晚總是愁眉苦臉了，小孩們誰都是具有活潑天真，她好像一些也沒有的；而且全部的時間總是坐在一張椅子裏了，從沒有看見她下來行走過，就是那隻椅子也是與衆不同的，因為牠照例是的四隻脚，却是改用的四個輪盤，所以她要行走的時候，也總得有人要替她把椅子推動的！這一點，這一點在一鳴的心中

，不覺又起了一陣懷疑。直到次一天的下午，方才在一個燒飯的李媽嘴裏探明了真相：原來她的確是她家的女兒，她的名字叫若鴻，因為潘老爺夫婦倆自從產生了她之後，一直到現在沒有生產過，所以別的做法父母的總要分配給幾個兒女的愛，現在潘老爺夫婦却統統併給若鴻一個人。但是不幸，若鴻到了五歲的那一年，她和幾個鄰家的小孩們出去頑的當兒，她忽然從一個很高的地方跌下來，這一跌的結果，竟使她腋下腰上的一部骨頭折斷了，雖然連忙經過了不少的中西的高明的醫生的醫治，也僅能保全了她的生命的斷送，而她本來的美麗的玲瓏的身材的姿勢，却從此失去了！因為腰部向着左面大大的彎了過去

，而臀部却向右面高高的凸起了，弄得一個人的全部，成功了S形的曲線。到了這個姿勢的時候，醫生也都向着潘老爺說他們已經成功了，因為他們要使恢復原形是力不從心的了。

這雖然已經二年前事了，但是現在還未曾能夠自由的活潑的行動，現在她的那樣總坐着不動，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而且她在未曾這個毛病的時候，她是一個很歡喜跳着頑着的孩子；現在這麼一來，非但不能照舊的頑耍，而且還加上了一重的痛苦，所以她的愁眉苦臉，自然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一鳴自從知道了若鴻的這些過去的情形之後，居然也有了一番濃烈的哀憐的意念，在她小小的心頭上發生；所以每當看

見她單獨地坐在那裏，萬分的乏味的時候，她總會自動的走上前去和她談談頑頑，或者推着她的椅子兼車子的坐具走走，——若鴻是現在很不容易再得到這樣的一個同伴的了，所以對着一鳴的這樣，倒覺得很足以解她心裏的煩悶，很是歡迎她。每和她在一塊兒的時候，二年來人家所不大再見的真心高興的笑容，也時常有些可以看見了！這樣過了三四天之後，若鴻居然弄得有非一鳴不可之勢了，在以前的其餘的看護她的人，竟一個也不能得到她的歡迎了！這情形，潘太太是固能很容易得知的，到以後來連帶潘老爺也曉得了！——自然，他們兩老是如何的愛護他們的僅有的女兒的，現在女兒既然有了如此的情

形，要留着一鳴常常在這裏陪伴的希望，當然會得很熱切的。不過還未曾可以正式開口。

這原因是因爲一鳴究竟是個名門之女，現在她的家雖然是毀滅的了，但是她的姑娘，究竟還在；潘老爺雖然是有德於她的人，但是並不想因此而就要作賤於她。況且如果她姑娘前來交涉起來，也不是個道理！——不過以後實在爲了太愛他的女兒了，所以也不忍就叫她離這裏，而且現在送些比較得好些的衣服給她穿了，看她那模樣兒，也着是惹人憐愛！結果還是潘太太出了一個面面俱佳的主意，就是和潘老爺相商的結果，也被認爲是很好的辦法；於是就在當夜叫了一鳴前來問她：

「你家裏，真的是一個人也沒有了嗎？如果你一直不回去的話，那麼決不會有人再來找你的嗎？」潘太太問。

「是的，否則我和母親也不會要出來了。」一鳴答。

「那末你的姑娘不會來叫你去的嗎？」潘老爺連忙插問。

「她是決不會的，如果我這次自己去的時候，或者會被她不許登在那裏，還說不定哩！」

「爲什麼呢？」潘老爺以爲這答語是很奇怪的。

「因爲她家裏比我們以前的家裏還多錢，所以據母親對我說她是很看不起我們的，現在我這樣了，自然她或者更不願收留我了！」她幾乎淚也流下來。

『那麼就常在這裏住着，你是願意的嗎？』潘太太看了她那種可憐的樣，因而就握着她手問！

『……………』她不知要怎樣的回答，所以不覺呆了一呆。
『這……………自然是……………願意的，但是這裏是你們的家裏，我如何可以常在這裏呢？』

『那麼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呢？』潘老爺不禁笑着問。

『我想先到姑娘那裏去試試，如果她不要我在那裏，那我自己也不知要到什麼地方去了！』

等到她說到這裏的時候，忽然潘老爺向潘太太招了招手，兩個人就在一塊低低地談着，一鳴雖然沒有聽得，但是他倆是

在相商關於自己的事，那一鳴的小小的心上是很正確的料到了

『太太！鴻姐兒在那裏哭呢？』

突然那個平時專担任看護若鴻的婦人走進來這樣說；潘太太正驚奇得急急要想詢問究竟的時候，果然遠遠的聽得若鴻的哭聲在漸漸地近來了，而且靜靜的聽着，就可知道她一面哭着，一面喊着的是：

『我不准一鳴去，我要留她在這裏的！』

於是潘太太也聽得清楚了，受了她愛憐女兒的心的驅使，就連忙奔迎着，把她抱了進來，指着一鳴：

「你放心，她不是還在這裏嗎？現在我們決計留她在這裏，永遠伴着你了！你快活吧！」

於是潘老爺和潘太太倆，經了他倆女兒的這樣一哭之後，更決心了來辦理他倆的計畫了。

「那麼一鳴，你決計常在這裏吧，而且我也很歡喜你的，現在我們還想收你做我倆的女兒，你總歡喜的嗎？」

潘太太說。

真的，一鳴萬不料自己的憂患餘生，會有這樣的幸運的遭遇的，自然心裏還那有不願之哩呢？只是一時被一大股的快樂所填滿了她的心腔，也不能想出什麼適當的話來對答的了。

「呀！好孩子，快答應吧！老爺太太這樣的待你，別人是求也求不到哩，還不快快跪下去嗎？」

看護若鴻的那婦人的一句話，於是把一鳴的心提醒了！真的連忙跪了下去。

這樣一來，到了次日，大家都知道一鳴是已經拜了潘氏夫婦爲父母了，所以誰都是另眼看待了她，就是一鳴自己，也並不因爲是個孩子而不明白這樣的恩德，所以她對於若鴻也從此更知心着意的保護着。

光陰在快樂的情境裏是往往比較得似乎易於過去的，現在，距離一鳴初到這裏和拜認父母的時期，已經二年多了，這二

年的當中，誰都好像是在快活之池中浴着的一般，過着無上的美滿的光陰！——而最使得大家歡欣，而一鳴也更使得潘氏夫婦愛好的，就是一鳴對於若鴻，能夠不單是盡了看護之責，便算，凡是足以造福於她的，一鳴也時在她稚弱的腦海裏設法出來；所以她看着她終是坐着了不能走動，恐怕要終身爲此更失却幾分的幸福，所以在看若鴻的興緻十分好的時候，她往往要取得了她的同意，扶着慢慢地勉強地在地上行走，果然，經過了這樣的一次二次，直到幾十幾百次之後，若鴻居然能夠永將那椅子兼車子的坐具棄置不用了！

於是潘氏夫婦就主張送若鴻到學校裏受教育，因爲她是少

不了一鳴的，所以就她倆一同進了學校！而且從此一直到中學的功課完了還是一同的！——這自然不用說得的了，一鳴在年幼的時候，已經有了那樣的超過一般兒童的智慧的了，現在在學校的成績，自然也是很出人頭地的，尤其是到了中學的時期裏，因為這時期裏她已是個十七八歲的姑娘了！一切比較從前更會得明白些，所以她的成績也更好到為全校的師友所注目和讚美！

這也是必然的趨勢了！因為自己是幸而有了若鴻的家而方得再生的，心裏當然是深深地更進一般感德的意念；而若鴻的性情，在現在年紀大了的時候，也很不比從前了，變得很溫和

；再，也因為一鳴的十分對她好！——所以兩個人都是有了很濃的愛好的情誼能相處的。而且因而還弄得兩個人的嗜好也相同，最使人驚奇的，就是她倆寫出來的字，也會使人分不出彼此。

還有：就潘老爺，和潘太太，他們夫婦倆也簡直把一鳴是外而流落來的孤兒的一個意念，在心中消滅了，所以無論是衣食住的各方面，和自己的女兒，都是一律給予的。並且叫她也就改姓了潘。

這一種在現在人情淡薄的人類裏不易得到的恩德，在一鳴的腦府裏，還如何能不牢牢地大大地佔了一席之地呢？

所以，一鳴現在遭到這樣的一件十分尷尬的事情，也無怪她要弄得異常地進退兩難了。——每當潘老爺的愁眉不展，和潘太太的着急得涕淚交流的情形，映入她的眼睛的時候，她的確感到心頭上是有一股火在猛烈地燃燒着了。

她也很明白，若鴻的病源是自己知道得最詳細，要使得若鴻回到康健的境地裏的辦法，自己也很有些把握；明白的說吧，一鳴雖然斷不定自己犧牲了，是否能夠就使得現在的危局，回復到平安的境地；不過照了前後的情形，依了真正的道理，無論如何，自己的犧牲，總是絕對的應該的。

但是，愛是自私的，雖然潘氏是分出了他們金錢來維持了我的生命；但是現在要她分出了愛情去救援若鴻的生命作爲報德，這無論如何是一件很難願意辦到的事情——更何況一鳴現在還是在初戀的時期的裏，猶之孩子們方才做就了的一件還未上過身的新衣服，突然要他送給人家，當然是比送一件已經穿過了幾次的舊衣服，更不願意呀！

但是在這一晚以後，局勢逼得她是無論如何也再不能顧全自己了！因爲今天的晚餐後，又是經醫生來診治了一次，醫生的話是這樣說的：『若鴻的一切的病，都是因爲心中鬱結了的緣故，唯一辦法，只有請她自己能放開懷抱，那一切的病，自

然就可以不藥而愈的，否則是……」他下面的話，雖然未曾說明，但是『是難救的』當然大家都明白，所以大家就施用他們的唯一的最後的辦法，就是懇切地向着若鴻譬解，但是他們的勸慰，誰都是放的無的之矢，因為大家都不過是一知半解的，只當她爲自己的形態不美而自傷身世，而萬不料當中却還有這麼的一段祕密在；所以結果，他們的勸慰，非但是不能發生效力，反而加甚的在提起她的心境，替她增加傷心！

今夜潘太太因爲一鳴一連有幾十小時的不得休息而在旁看護，深恐她因此也要弄乏了身體，所以誠心地一定要她今晚自己去休息一夜，——這一點潘太太的好意再投入了一鳴的心裏

後，於是使她立刻決定說如果自己再不出來援救她們的女兒是一些天良也沒有的人了！——她就用她感激得非常非常的面容，注視着潘太太，什麼的話也不會對答；經過不少的時間，才在下了一個極偉大極偉大的決心後對着潘太太說：

『好的，那我去了，不過在明天，我自信一定可以担下勸慰好鴻姐的心的責任！』

只說完了這句話後，立刻就轉身回到她自己獨有的房裏去了。潘太太雖然當時也感到她的這句話有些太覺突兀但是在這心亂的時候，也未曾去細加探求。

一鳴的身體方才踏進了臥房，在床沿上坐下之後，便立刻

好像在牢獄裏的罪犯，已經得到了行刑處死的確期般的恐怕，也好像愛名譽的偉人，被人誣他是竊賊般的失望！又好像好妝飾的婦人，突然把她的情人所送給她的一件貴重飾品失去了般的難過，更好像農夫的已經可以收穫了的禾稼，突然被狂風暴雨摧殘盡了般的傷心呀！真難過呀！難過到自己也想要設法把這顆心勉強地定一定了，那末還是盡情地哭吧，把心頭上無限的悲哀，都化作了辛酸的淚珠流去些吧。但是，咳！真苦呀！因為這時連哭的可能也失去了！真的還是死，心裏很想很想，很想現在這一大片的悲哀，一重疊的難堪，最好是完全地給死之神一併的收拾了去吧！但是死雖然人所不免的最末的經歷

，然而隨取隨要，却是往往很辦不到的：於是一鳴終於是逃不出這個四周都密布了殺人的惡魔般的深淵。

最難堪的，她只要略閉上了雙目之後，於是那楊少範的一個十分地足以顫動心絃的印象，便住往很顯見的在映進心板上，他的修剪精工的烏髮，他的五官位置端正的面龐，他本來是白嫩而爲了軍中辛勞而罩上一層紅紫蒼老的英雄肉彩，他的略遜於女子的苗條的身材，——無論他的什麼，而且凡是她感到是好的。——這樣那樣，那樣這樣，一切都映上了，突然她的思想上又是一大個轉變，而且就爲了這個轉變更加了她已經被悲苦所磨折的心上的悲苦！因爲、現在所映進了她的心房，

而在她的心房裏所繚繞着他的的一切，現在是立刻要在自己萬分不願意之中，免強去移交給另一個人了！

於是她的心上的印像也起了一個大變化了，她似乎看見，的確是很清楚的看見，他和若鴻是並着肩親切地行走，又在甜蜜的談話，呀，他倆在不願身旁有一個心酸的她而熱烈的擁抱，熱烈地接吻，而且……：……：呀！呀！他倆把他倆的床帳，四週都垂下了，垂得密密地，緊緊地，不容有一些內裏的情形，可以給站在外面的她看見，只有他倆是在裏面！她又隱約的在外面聽得了他倆在裏面的互相呼着用甜蜜的誠摯的戀愛所流露出來的稱呼，他倆是笑，是美滿的甜笑！

呀！無可比擬的一鳴現在的心的難堪和疼痛呀！是一隻隻的鋼針在心上刺，是一塊塊的紅煤在心上燒，不不，祇是刺的燒的難過恐怕還不能比她現在的難過的程度來得利害哩！——她笑了，她終於是哭了，勝過了以前死去父親，死去姐姐，更勝過了她在窮途落魄，無可奈何中死去母親的哭！

『這都是幻想，這都是自己神經過敏的癡想！這都是目前所決無的空想！』

在經過多時的痛哭的以後，她的腦經比較得清爽得清爽了些，於是會發出這麼一個思想來免強的安慰着自己，也就此漸漸的淡薄，她的悲苦·收斂了她的苦哭·——現在她腦府裏所

貯藏的，又是關於潘氏全家所給她的，盛情和恩德了！

等到這一段意念又在她的心裏活動了的時候，自然要犧牲自己而救援若鴻的勇氣又堅強起來了。

不過究竟用了什麼方法，才是盡善盡美的，不至露出破綻呢？

的確，她是一直深深地處在進退兩難的困境裏，一顆心專一地只顧在解決究竟要否進行，至於如何進行，實在是一些都未曾想到過，現在倒想起來了。

細細的，設想了好一回的工夫，這一個的確是很爲難的問題，就在她聰明的腦子裏得到了解決了；雖然做出來或者難免

是危險，但是不得謂不是巧妙的了，因為要暫成目前的效力，却具得很大而很有可能的。

想好了，再考慮得自己認為確實是妥善了，於是就動手辦起來，不過費了十數分鐘的工夫，於是辦好，再審察得毫無不妥了後。

『那麼真的了，的確確的了，我是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今生裏第一次得到的青年人誰都是認為無價之寶的愛情！已經就在這樣一來裏，移交給別人了！自己，自己是落空了！——而且……而且……而且這一來根本還是欺騙！什麼都給欺騙的；然而欺騙了潘老爺

和太太是不必去說他、欺騙了若鴻是爲了要救她，也說得過去的；至於欺騙了自己，那是自己的願意犧牲，只好勉強忍受；倒是……倒是……咳！倒是欺騙了他呀！他用了他純潔的心上的純潔之愛來給我，而我爲了報德的自私之心而去欺騙他，這樣，我的天良，我的人格，在光明的一部分人類裏，總是確於擠入的吧？況且……咳！咳！不能設想下去了，以後……

天下從來沒有過能夠祕密到底的事情的，那麼以後，在這件事的真相暴露了出來之後，不知還有什麼奇怪的情要發現哩？咳！咳！……想不得，想不得。……」

她於是又繼續的哭了，因為她繼續的又被比方才還能難堪的悲苦所攻打了，所以她這一次的哭呀！過份的說：的確有些像盛夏的垂夜的所下的暴雨般的傾瀉着，傾瀉她的眼淚；總她在今夜的整夜的工夫都是用在哭點裏面了！

一直到愛普羅的金光四馬車，奔馳到人間，把瀰漫在大地了一整夜的黑暗逐漸的驅散了時，方才把她失却了的睡眠之慾又歸給了她，但是雖然是在睡眠中，然而她心中的悲哀和恐怕：等，依然是沒有放棄過，在夢中的哭泣、在夢中的呼喊，不時仍舊會得不自主地出來！——終於在天色大明了的不多後，就完全清醒了而起身了！

★

★

★

★

她本來想既然決心犧牲了，那也不再多事遲延，索性爽爽氣氣地辦了就完了，但是終於她的聰明和周到關照她還須考慮，因為這樣就去辦，或者會是和郵局送信的照例的時間不符合，那末若鴻雖在病中，究竟也不會糊塗到底，終恐怕會被看破了自己苦心籌畫的玄虛，所以一直遷延到了下午的一時後，——因為其時的郵信，已經照例是第二次也送過了！

『呀！鴻姊！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大喜，姐姐你真是大喜！』

若鴻因為人多怕煩，所以一切的人都不在她的病榻之前，

她自己只是心灰意爛的軟軟地睡着，突然一。喜氣滿面地帶喘奔進來這樣對她說。

『平白地，究竟有了什麼喜呢？弄得你竟這麼的高興』

若鴻倒也不覺爲之心頭一震！

『有了信來了！他居然是個有道理的人』一鳴忽然用了她極低的聲音，俯身下去，湊在若鴻的枕邊說。

『倒底是什麼信呢？他，又是誰呢？你難道歡喜迷了心了嗎？都不說個明白！』若鴻看一鳴的那種六神無主的情形，不覺開了開她的久已未開的笑顏！

於是一鳴就帶笑的伸手到自己的衣袋裏去摸出了一封信，

在這個時候，如果旁邊還有一個特別細心的能夠明察秋毫的人的話，那一定很可以看出來：現在這一霎那裏，一鳴的那種笑容的自然程度，已經是遠不如方才的了，是苦笑，心裏實在是在比哭難過的不得不表現的笑，就是手，在摸信的當兒，也是在非常的顫抖，而且在信拿了出來，授給若鴻的時候，的確，嘴唇上的鮮紅褪出了，妃色的桃靨也發白了！——因為她知道，只如此一來！自己便的確確地把自己整個的陷入了黑暗之淵了！

『不過請你先原諒我好嗎？』她將要把信授去的時候，又突然縮住了，這樣說：『這封信是方才寄來的，我本

想立即給你送來；但是又一想，這信不知究竟寫的是什麼？萬一內容是有妨礙於你的病體的，那不是很危險的嗎？所以我在無可奈何的當中，只得先行拆看了！但是私拆人家的信究竟不是爲道理所許的，不過我個底還是爲了對於你的好心；所以敢請求你的原諒，你允許我的嗎？」

「你今天真有些怪奇了，往常的不論那個寄來的，不是總我倆大家都看的嗎？今天又何必如此的情形呢？」若鴻有氣沒力地說，而且還帶了她在病中發不出的笑話。

「自然，今天的信，是不比平常的，否則我何至如此呢

？

『究竟是誰的？快拿來看吧，別這樣地麻煩了！』若鴻就伸起她的已經瘦得很難看的手來把那信奪了過去！

——信就是在開頭就寫出來的楊少範寫來的那一封；不過信封上的和內裏的寫着『一鳴』兩個字的，現在已經統統變成了『若鴻』這就是因為昨夜一鳴已經用過了手續了的緣故！

——一鳴畢竟是聰明的天份比別的人來得豐滿些的緣故，所以她能夠使用出這樣地一個巧的滑稽的辦法出來。原來楊少範寫來的那封信，是用毛筆寫的行書，於是她就利用了這行書的易於修改，就把一鳴的一字，在上面加上個草字頭，變成了『

芒』再加一撇，便成『芽』。然後在底下添上了個口字。不是成了個『若』字嗎？少筆寫的一鳴的鳴字的口字旁，就因為了是行書之故，所以不很清楚；所以一鳴在它的左邊，也加上個帶行的三點水，不是清清楚楚地成了個鴻字了嗎？如果不知內容的人，自然不會細細的加以偵察，不偵察，又何至會明白，這若鴻兩字是從一鳴兩字改出來呢？——這就是她在昨夜的異常的痛苦裏所辦法的犧牲自己援救若鴻的一個法子了！

——現在若鴻已把這信拿在手裏在看了！一鳴是在一旁十分留心地視察着若鴻的面部的表情，因為還是對於她的犧牲是很有密切的關係的；果然若鴻雖然沒有顯而易見的做出來，然

而留心在視察的一鳴的眼睛裏，却很可以看得出她是在很安慰了，很舒服了，但是一鳴呢？咳！可憐的，的確是可憐的，一面固然爲了自己的苦心有了成效而私心竊喜，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感到現在若鴻的歡喜，就是自己的悲苦的根源，率直地說吧：若鴻的高興，適足以增加了一鳴的悲哀！所以她當時的心是如何的飄盪得難堪呀！假使不是極力的忍住的，那很有力的可以出來的眼淚，定會立即流下來了。

『這不是真的出乎我們的不意嗎？——居然會有這樣的一封信寄來』

她看見若鴻已經讀完了那封信，正在呆呆地望着自己的時

候，她深恐自己的那種悲苦的面容，會得要被她看見的緣故，所以就借了這一聲問而略以掩避，

『我總疑心我不是真的逢到了這件事，然而我自己又確實知道不是在做夢！』若鴻答。

『鴻姐，這樣一來，就可見你的悲哀到如此不是徒然的了！——本來你也太糊塗了，如果不是他真正的對你有意思時，又何至會那樣的像癡了一般的在街中走來走去呢？』

『但是……噢！……』若鴻欲說又似乎難得開口，遲疑了一回。

「雖然他如此的用心，但是在我方面，總不能絕對的沒有自知之明的；我究竟是如此醜陋的人呀！我究竟不能相等的酬報他的呀！」

一鳴看着她說着這個話的時候，面上暫露的悲容，不覺又流露了出來了，於是不得不安慰她：

「呀！那不是他在信裏這樣說的嗎？——你的身世的可憐，他是已經知道的了；他並且還說：他是最會可憐不會被人家可憐的人；那麼可見的肯對你如此用心，的確是爲了你的可憐之故了。——所以你如果仍要爲了這一點而不高興，那麼真是你的思想的和他不相配了，那

「麼真是會得使他失望的了，那真是不相等的酬報了。」
經她這麼的一說之後，一些贊成的同情，真在若鳴的心裏生了出來了！所以就重新回復到高興之中；——這情形於是又被一鳴看了出來。

「既然如此，一面固然你應該立刻自感而使得身體康健起來，讓老爺太太可以早回復他倆的安慰！——還有你的回信是應當要早些寫的，因為你看他是在很逼切的盼望着，你似乎不應該遲延着他失望的！」

「一鳴因為自己所辦的這件事，手續還沒有完哩，所以這樣的催着若鴻，設法回信：

「可是我現在怎樣起來寫呢？我坐還坐不直的時候呀！

——何不你替我寫了呢！」若鴻說。

「這那裏可以呢？這不比往常來的別人的信呀！」一鳴笑着答——但是心裏也知道只好代筆的了！

「你又來了，不准多說了，快替我動手吧！」若鴻也笑了。

於是一鳴就走到那張若鴻的桌邊去，把一切寫信時所應用的東西都預備好了！

「那麼你把你說的意思好好地說給我聽，然後我替你筆錄下來好不好？」一鳴又問。

「這也不必的，儘可照你意思寫着，寫好了，再給我看便好了，難道你還會不知我的意思嗎？」

在不滿半小時後，那信的草稿，就在一鳴的筆下打成功了，就給若鴻看過，又略略修改了幾處，然後細細的抄清了，寫了信封，總算完工。

「我給你馬上去封好寄去吧！」一鳴立起身問

「好全權拜托你了！不過謹慎些呀！」

一鳴一面答應，一面不知怎的心上又被一陣濃烈的酸楚所襲住了，未能再有答語出來，就匆匆地走了！走到了自己的臥房裏於是兩行忍得無可再忍的辛酸之淚，就一瀉而下了，又把

幾張信箋抽出來了，看了一篇，當中的話，不是明明是一句句都是在自己的心裏泌出來的嗎？但是……咳！但是現在却要硬派說是若鴻的，天下自然決沒有這樣地大量得還不傷心的人的！但是……咳！已成了如此的局面，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想的呢？所以他哭了一回之後，只好再硬着心來辦完她所未辦完的手續了！

『再有我方才一時寫得太高興了，所以把一句最重要的話到反而忘却了！現在我再鄭重的向你聲明：因為你在探聽我的一切的時候有一點你竟探差了，而且這差，却又差得很大的，就是我的名字實在是叫『若鴻』而一鳴却是你所

看見的每次總和我在一塊兒的那另一個她，所以以後的來信時候，一定請你要改正的好，雖然我和她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但是總似乎覺得有許多的不方便的！『若鴻又及』

把筆狠狠地一擲，因為她是遷怒於這筆上了，然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用了她十分不願動而又不得不動的手，免強地把這一條紙條兒摺疊好了，和那信一同封固了！然後命人去謹慎地付郵。

『若鴻女士：』

在一連看見了半個月的整個的太陽的農夫們，正因為稻田裏的泥土將次龜裂而焦急的當兒，忽然陰雲密布，大雨

傾盆般下來，恐怕這樣的歡喜，是天地間所有的各種歡喜中，的一個最暢快的吧？我，我現在也正似如此。

因為我從發出了那封信之後，我的心裏便被美妙的希望，和恐怖的失望所滿滿的佔據了！噫！真的難過呀！一天到晚在這樣矛盾的思想中的我的心——一直到現在，接到你的回信的現在，方才回復的原來的安靜，我感謝呀！感謝得我的筆上不知怎樣的寫了出來，才是正確的哩！

我早已在上一封信裏誠摯的說過了，唯可憐天下沒有人肯可憐的人，才有可憐的真價值，我敬愛的若鴻姐，從此我倆是從不相識的路人而成爲精神相交的密友了！我倆是

密友，我倆應該都要具有這樣的不平常的精神：只本着天良上的敬愛，不顧其他一切地做着朋友！所以我現在再上一個懇切的請求，求你關於『不相配』『自慚形穢』等等的話，切不要再在你所寫給我信上出現，因為我看到了總會認為是一大大的缺憾的！請你留意着，求你如我的願！

實在照了我現在的心裏，是很想暢快地和你在這裏談一談的，但是不幸，的確是我的異常的不幸；自然，照例我倆還在新交的時期裏，在理是不應當就把不幸的消息來報告你使你不快的，但是事實確是如此，我也無奈的了！

在你這信寄到的前二小時，我們這裏就接到師部的命令

，要我們在明天的一早就動身調防到離這裏有三百餘里的
M縣去了！這不是一件大不幸的事嗎？我要去了，我立刻
要離你而去了，噫！而且還像我這樣吃軍中的飯的人，是
不容我們有一些的不願意的，不願意，也只好免強的願意
，我敬愛的若鴻姐，我要去了，我在明天的這個時候決不
能再和你同居在這一個城圈之內了。別的倒還可以，最使
得我難堪的，就是我所很要想和你作一次面談的希望，也
就此只好失望了！噫！……不，這次不是絕對可爲失望的
事，因爲來日方長呀。我現在只求你，在我走了之後，仍
舊不絕的把好音寄給我，讓我在隨時有殘酷的慘劇可以發

見的可怕的軍中，得到些甜蜜的安慰！若鴻姐，這一點自然你可以如我的願吧！（下略）

在第二天的下午，若鴻和一鳴正在病榻之前很高興地閒談的時候，就接到了楊少範的這麼的一封信；雖然若鴻對於少範的就要離此他去，自然免不了心中有些不快，但是不過這一些的不快，也未能沒殺她對於這一段認為萬分無望而終於如願的戀愛的快感，所以一忽兒之後，也就在心上淡然了！——從此若鴻腦海中的缺陷是已經填滿了，心胸也舒暢了，於是那醫生也幾乎見着害怕了的危險的病體，也就此在最短的時期裏完全好了！

潘老爺潘太太在異常的歡喜之中，也很知道這是一鳴的勸慰之功，——至於這段勸慰的真相，當然是未曾知道。——所以對於一鳴的愛護的心，也更加的出於真誠了。而且在有一個夜晚裏，潘老爺特別地高興的緣故，還特地預備下了許多佳肴和美酒；潘太太也很殷勤的，很真誠的，勸着一鳴放量的吃喝；就算他倆對於一鳴的治愈了他們女兒的病的功勞的酬報。——一鳴對着這樣的盛情，自然是不能不表示出她的感激來的，但是她滿腔的新希望，甜蜜的未來的之夢，初得到的芬芳馥郁之愛，都是已經在不得已的當中相贈給了他倆的女兒了，這些區區的佳肴美酒，即使是悉數放量的吃了下去，也終是難於填滿她

的心房的虛空的了，更何況她是正還在被心裏的濃烈的愁苦擁擠得萬萬也放不下食物的時候？所以誰都是與高彩烈的吃着喝着，而她只是在強爲歡笑中免強，挨到了吃完！

在吃完了一鳴方才回到自己的房裏在淒然遐想的時候。

『一鳴姐，這是老爺叫我拿來送給你的請你一定要收了的。』

她在迷茫裏驚醒了回頭來一看，又是那個小丫頭在進來，並且還拿了一隻不滿一方寸的小錦匣兒給她，她接到了手：

『知道了！你去回稟老爺，說我已經收了，我明天再過去，道謝了，因爲今天時間已經不早，省得再吵鬧！』

等那小丫頭應着退去了之後，她方才把那錦匣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隻光亮得光芒四射的金戒指，幾乎有三四錢的重量。——這是一定的，少女們對於金飾之類的東西，當然是歡喜得到的占多數，何況一鳴現在又是得之於老爺的盛情所賜的呢？自然更是歡喜。——但是，不過一些時，因為她在這一些時裏突然想到這隻金戒指的所以賜來之故了，不是也明明是爲了勸慰他的女兒的原因嗎？那麼歸根結底的想起來，勸慰他的女兒，是用了無中生有的去如了若鴻之願的法子的，明白的說：是犧牲了我的愛的，那麼這一隻價值幾十元的金戒指是我放棄了無價之寶也不能比擬的愛而得到的了，噫！我的寶貴的初愛

是只有一隻金戒指的價值，是只值幾十塊的銀洋，噯！噯！可憐我的初愛呀！更可痛的少範呀！他誠意地給我的潔白之愛，竟給我如此地賤價去售了！——於是她只得又是付之一哭了，

本來天地間用愛情去換得金戒指是一件極普通的事；在愛情達到了成熟的時期，男方向女方，求婚得到了應允了之後，不是照例男方會得立刻脫下他的戒指來給她套上的嗎？這隻戒指的獲得，不是她的愛情去換來的嗎？——但是……但是……噯！噯！這樣的戒指呀！在這樣的情形裏所獲得的戒指呀！是何等的光明，榮幸，歡喜，而且甜蜜，美滿的呢？現在我的呢？

她整個的身心，在這一霎那的當中，完全的被悲哀和懊喪

所淋洒得遍了！她哭着，她用足全身的力量在傷心地哭着：她竟遷怒於戒指了，誰要它呢？她像是瘋了般的把它恨恨地向地板上一擲；然後立起身來，負氣的去倒在床上了痛哭了。如果不是她爲了實在已經頭目眩暈，和聲嘶力竭，的確是哭不動了的話，她是決不會停止的！

糊亂的在神思恍惚的當中度過了一個悲慘之夜，於是又到了次日的早晨了；她無意間的又把眼光射到地板上的時候，只見那戒指依然還呆呆地擱在那椅子腳邊，因這天光的反射而發出的光芒，不覺又刺着了她的心。

她忽然又以爲它雖然是如此的得到的，但是免強的設想；

這究竟也是我的愛情去換來，我的愛情的失去了所得的只不過是這些吧了，我又豈可不加以重視呢？於是她終於拾了起來，含着淚套上了自己的指頭！

但是這究竟是免強的，人在免強的當中度活是終不能得到澈底的慰安的；所以在這樣的以後，潘氏全家上下的人，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斷定，但是在有意無意之間，總覺得一鳴的近狀；是很有些不如從前了，不如從前的那樣溫和待人，往往是會得無端動怒，而一天裏，呆呆地坐着不動不聲的時候，倒幾乎占其大半。

尤其使她，感到是絕對的痛苦而又無法避免的，就是在若

鴻的接到少範的信、和她高興地寫回信的時候，而她倆的通信又是那樣地出乎意外的勤，所以一鳴的這樣的痛苦，也就會每隔二三天嚐到一次了，但是誰個人能夠這樣在不斷的痛苦之下斬割着而不影响到他身心的安全的呢？所以經了四五個月之後：一鳴的心裏一定有一種十分使她難過的事情，所以在異常的不快，便被人家判決了；因為她的食量大減了，因為她的容顏是憔悴得令人可怕了，因為她的行動是呆滯得出人意外了；但是潘氏夫婦的只知她是病了，而不知她的所以病之故是和以前對於自己的女兒一樣，更以前若鴻是她知道的，她的給若鴻醫治的，而現在是非但是若鴻也不得而知，並且她也不能告訴給

若鴻知道，所以全部的失望和懊喪的苦痛，是她也只好一個人承受的。但是她一面又恐怕自己的真相，會得被人家偵察了出來，所以在可能的時候，還總竭力地表演出她是並不十分病苦的樣子，

★

★

★

★

在一個很夜深的時候了，若鴻已在她自己的房裏熟睡了，忽然潘太太走到一鳴的房裏來，出乎意外的問一鳴說：『若鴻近來和一個叫楊少範的發生了戀愛，而且已經經過了很勤通的信了，是否確實的，』一鳴先還因為不知道所以要這樣問的緣故，而不敢對答，後來潘太太又說明了因為今天會有人來替少

範求婚的緣故，於是一鳴就不得不承認了，但是當中是自己所做的手脚却終於未曾說出來。

潘老爺和太太正恐自己的女兒要不爲人所要而時常在憂急，現在忽然有人來求婚而且現在知道了她倆確實已經戀愛在前了，所以更是歡喜了！而且還拿了可以承襲潘氏家產爲條件，得到了少範以後離去軍籍而入贅的許可；但是少範是間接托人來，而托來的人也根據了是潘氏的女兒——一鳴也大家承認是潘氏女的了。——名叫若鴻，那自然不爲可差的了！那知實在是像喬太守般亂點了鴛鴦譜了呢？

在這個時期裏，潘氏的全家上下人等，沒一個不是歡天喜

地，主人是爲了不易爲人耍的女兒現在有人耍了而歡喜，下人是爲了可以乘機弄錢而歡喜，在悲哀和惶急的無可奈何中哭笑俱難的，只有一個可憐的一鳴了！如果把真相說明，那麼潘氏全家的歡喜，便立刻會得消滅，說不定若鴻的性命也要發生比以前更大的危險，如果不說明呢？那麼到了臨時，自己又將何以善其後呢？而且到那時眼看着人家得成好事，更何以爲情呢？心裏是着急悲哀，和恐怕都有，於是病了病得很利害了。

距離婚期還有四五天的時候，她的病勢是還只進不退，潘太太因爲在喜期裏的鬧熱恐怕要侵害她病中的安靜，而且又沒空人可以去侍奉她，所以得到了潘老爺的同意，強制地送她

到了醫院裏，其實她是唯求一死的了，爲避免一切奇特的悲哀和恐怕計，只好是祈求速死的了！但是不能如她的願，而婚期却一天近一天了，她的心也一天難過一天了！在婚期的先一天下午，她探聽得少範是還沒來到潘家，而現在是暫時的寄居在DD旅館的時候，她於是在無可奈何中，想到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方法，

★

★

★

★

楊少範正在DD旅館裏，抱着滿心的快活在等待今天下午的婚期到達的時節，忽然一個茶房交他了一封信，說是方才Y醫院裏送來的。少範因爲這是很奇特的緣故，所以就很急的

拆開來看了，一看下面的署名是「潘一鳴」三字，因此更使得他出乎意外，一看之後：上面的半段，是說明以前自己因為實質出於無奈而使了的計畫下面是：

「……自然你是應當要大大的恨我的了，我如此的欺騙了你，我知罪，我是無時無刻不知罪的，但是！我的心坎深處從未或忘的愛者呀！在你寫信的時候，雖然受了我的騙而把一鳴兩字改了若鴻，但是你的心中，自然是愛的我，一直是愛的我，我是很知道的。那麼，我的愛者呀！你既然是愛我的，我現在是已經去死不遠了，可不可請你就原諒了我的過去呢？我求你，我千萬的求你，你允了我吧。」

我尤其知道的，你的愛是偉大的，你是一個異常瞭解愛的真義的人，那麼我還要懇求你哩，求你能夠愛我到了底吧！——潘氏是我的重生的父母，你是知道的了，你是愛我的，自然也是一樣的感激着的，所以我敢請求着你，你可否仍舊照着原來的計畫進行了呢，因為否則是若鴻姐的生命定可不保，而潘氏全家的幸福也會就此毀滅的；這樣不是違背了我當初的苦心了嗎？好在若鴻姐的為人除身體的不如常人之外，別的，無論那一件，我可包決定可以使你滿意的。

不過……呀！我這樣要求無論如何是太不合理了，我是

不應該呀！但是奈何呢？奈何呢？我只好是速死了，我只好是隨你的便吧！

臨死的一鳴

如何還不會驚得發呆呢？少範看了這信之後，他實在的無法可想了！只會像瘋了般的在房裏走着跳着突然……他披上外套，帶上帽子，匆匆的走了出去。

後多時候，他得到了看護們的許多，走進了一鳴的病室裏了，他倆雖未交過談，但是面是早已熟識了的，兩人一見之下，也未會來得及讓嘴裏說出話來的時候，少範是什麼也不顧的上前去一把把一鳴抱在懷裏了，

『呀！我的日夜紀念着而不得一面的愛呀！可憐的你，

我知道，你是太傷心了 我愛你，我只知是愛你……

……

少範抱住了她，嘴裏儘是這樣的亂呼着，而一鳴是只會哭的了，他也哭了！看護等又不在旁，所以儘着他倆的哭，哭得好久好久，一鳴才開口的問：

『我的信，是收到了？』又停了一回：『我的病是無望了！你……』

她下的話是未能說完，因為有些是暈厥了！過了許多的時候，才又開口，但是已經氣息奄奄的了：

『請你可憐我，我還有一個要求，……我……要你……』

……依然是……認我是你……的……

少範看她有些似乎難爲情說的樣子，於是心也明白了，急急的答道：

「這自然，你放心，我的愛，你始終是我的，你是我的妻，你是我的正式的唯一的女子，我終其生是這樣的承認的，你放心吧！我的心肝，我的愛妻？」

於是她布滿死色的面上，有了些微的笑容了！到結果還鼓足了她的勇氣答了一聲：

「我安心了，……我死無遺憾了！我愛你，我的唯一的夫……！」

在她未曾說完的時候，少範又緊緊抱着她，熱熱的吻着她；但是還要想和她談的時候，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為她已經滿意地脫離了這人世了！

(完了)

一九二九，六，二七，下午，在涇陽村，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波的紋愛

——著月侶——

上海
青春出版社
一九三五

82
400/1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 波紋的愛 ——

著作者 韋 月 侶

出版者 青春出版社

發行者 上海南方書店

1935, 4, 20, 六版

每冊定價三角五分

82

4 72

